

【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親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禮拜五祖。
。】

大師開悟之後，接受諸客人的勸教，於是備足老母生活所需，一切都安置好，辭別了母親。還不到三十多天，就到達湖北黃梅縣東禪寺，禮拜五祖。

【問能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能對曰：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。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】

五祖問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到我這裡來想求些什麼？」惠能答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的平民百姓，遠道而來禮拜大師，只求作佛，不求其他。」這是兩位祖師初見面時第一番問對。只看他「遠來禮師，只求作佛」一句，能大師就活活潑潑的現在我們面前，是何等的氣象！是何等的超脫、莊嚴、非凡！真是人中龍鳳。這是教我們學佛求道要向最上乘著眼，而槽廠踏碓正是最下處著手，這是修無住心、修無住行的真實樣子。因此，我們不可以輕易念過，這正是菩薩學處。反省自己，也曾經拜師、求戒、參學，欲求何物？是不是也求作佛？若求作佛，何以心行相違？如果參學不為作佛，而為名利五欲，此是修三惡道，而不是菩薩道。此處一定要認識清楚，辨別明瞭，才不至求覺反迷、求升反墮。

【祖言：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獠獠，若為堪作佛？能曰：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獠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】

五祖說：「你是嶺南人，又是獠獠，如何能作佛？」嶺南是中國的邊疆，文化落後。獠獠，是未開化的蠻夷少數民族，通稱西南夷者。五祖此言看來平常，其實乃是對能大師的口試，也就是入學

考試。而能大師的答案，佛性無分南北，佛性也不分文明人與野蠻人。佛經云：「凡有心者，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意思是成無上正等正覺，就是成佛的意思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「一切眾生，悉有佛性。」《楞嚴經》云：「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。」《五苦章句經》云：「一切壯無過心」，世出世間最為強壯有力的無過於心，「心是怨家，常欺誤人，心取地獄，心取餓鬼，心取畜生，心取天人」，說明心造六道輪迴，「作形貌者，皆心所為」，這是講相隨心轉，「能伏心為道者，其力最多」，這兩句與《金剛經》「降伏其心」的意思相同，「吾與心鬥，其劫無數。今乃得佛，獨步三界，皆心所為。」這幾句話說明，成佛也是心之所為，正是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。大師親證如是境界，於是，六祖口試的答案得到滿分。

【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予曰：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祖云：這獼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。】

這一節經文，我們又見到五祖充滿了不尋常的喜悅，使我們想起《論語》中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真是「知心人乍見話知心」。但是又恐別人嫉妒，只好差遣隨眾去做事務。「作務」，就是為大眾、為團體服務，這是為自己修福、為團體造福而令大眾享福，這是佛陀教育中真參實究、福慧雙修、三學等運的方便妙門，諸佛菩薩共行的大道。五祖也不例外，教六祖如是學菩薩行、修菩薩道。

當六祖聽到五祖差遣他隨眾作務時，他又說：「惠能啟和尚」，和尚是印度話，意思是親教師，是學生對老師的尊稱，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就是福田。不知道和尚要我去做什麼？」這幾句話，正是考試滿分之後，還格外要求加分，希有！希有！直叫

五祖叫絕，欣然讚歎，也是印證，說道：「這獼獠根性太銳利了，你不必多言，到槽廠去吧！」

在此番對話裡，已經顯示六祖大師業已功圓果滿。破柴踏碓，正是慈悲示現身教，為後學做榜樣。這裡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，是六祖這幾句話。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」，這是說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一一境界中，皆現無量智慧、無量喜悅。孔子在《論語》中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！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這是學行圓滿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的境界。必於法喜充滿，始得見道；於一一法生無量喜悅，充滿盡法界時，是為菩薩初入歡喜地的境界。反觀我輩，於一一法中迷惑顛倒，生無邊塵勞煩惱，豈不愧對佛祖？這又是怎麼回事，何以落得如此模樣？參！

六祖說：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」這兩句話更不容易體會。自心常生智慧，是慧圓滿；無住生心，不離自性即是福田，是福圓滿。慧圓滿是理事無礙，福圓滿是事事無礙，他已經具足菩薩學行。如是境界，我們在佛祖、孔子、顏回生活言行中，得到消息、得到證明；方東美先生說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這也正是佛陀教學的宗旨，真正的離苦得樂。現在的問題，要如何才能證得「不離自性即是福田」？我們也藉禪宗的一句話說：參！

【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。經八月餘。】

惠能大師於是接受五祖的教誡，退到後院槽廠。有一位行者，在寺院帶髮修行叫做行者，分派惠能一份破柴、踏碓舂米的工作，就這樣工作了八個多月。向下經文是五祖傳法。

【祖一日見能曰：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知之否？能曰：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。】

有一天五祖到後院，見到惠能，告訴他說：「我想你的見地可用，唯恐有壞人對你不利，所以不與你多說，知道嗎？」六祖出生

在盛唐，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，佛門中就存有嫉賢妒能，障礙阻撓正法的弘傳。不僅於此，佛氏內有六群比丘、提婆達多等為佛障緣；外有惡王、外道時加阻撓，可見正法的弘揚、承傳必有其時節因緣，尤其善巧方便。若云一切順利而無逆緣，不可能也！須知大覺至善，順逆皆方便，原是不二法門。孔門教學亦有類似境緣。我們應該深省，忍辱、恆順、隨喜，完成自己的修學、弘傳、繼往開來神聖使命，才是真佛弟子。佛氏盛唐尚有惡人，何況末法今時？逆境、障難乃意中之事。能大師是一位大覺大悟者，豈會不知？他說：「弟子也知道師父的用意，不敢在法堂前行走，避免大眾生疑。」

六祖大師初見五祖僅三番問對，說話不多。八個多月並未見面，至此相見，道出「汝之見地可用」，「見地」指入佛知見，「可用」是說一真法界的真實受用。於此可見他們之間神交默契，心心相應，言語之間具足無盡法味。亦信此經不屬文字，乃祖意佛心也。

【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，吾向汝說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，思量即不中用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。】

有一天，五祖將他的學生徒眾全召集來，說：「我對你們講，世人生死事大。」這是大苦，奈何覺悟此事者不多。佛經說此事最為明瞭，凡夫上至四空天，下至阿鼻地獄，雖然苦樂享受不同，總不免生死輪迴、流轉六道。人生尤為苦短，古人說，「出息難期入息，今朝不保來朝」，「功名蓋世，無非大夢一場。富貴驚人，難免無常二字。爭人爭我，到底成空。誇能誇會，畢竟非實」。是又

何苦廣造罪業，總落得世世酬償、冤冤相報無有盡期。是以真正覺悟此事者，無不急求出離，是為生死事大。

「你們終日只曉得修福」。蓮池大師說：「今生持戒修福的出家人，如果未能達到明心見性，念佛求生淨土的信願微弱，這種人來世多投生在富貴人家，亦必然為富貴所迷，或至造業墮落者。」當時有一位老僧，聽了此言，不以為然！蓮池大師說：「不要講來生，眼前我曾經見到一個出家人，他在北峰山陰結茅篷清修。十年之後，由於信徒日多且敬仰道德，為他另建道場，請他遷往那裡去當住持，於是漸漸染了習俗，以致墮落，往年十載清修功德到現在都失掉了。現世尚且如此，何況來生？」老僧問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蓮池大師說：「那人正是老兄！」老僧聽了默然無語。所以，出家人要知道為眾生造福，廣結法緣，為當來普度眾生做資糧，萬萬不可以享福；一享福，總不免才覺又迷。

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」。蓮池大師說：「醉生夢死，這句話是真實話。世人大約分作貧賤、富貴兩類，貧賤的天天忙於衣食，富貴的也天天忙著享受，二者受用雖不同，其忙則一。忙到老死而後已。身雖然死了，心忙還沒有止住，於是帶著這永無休止忙碌的心再投胎，再忙到死。死生生死，昏昏蒙蒙，如醉如夢，縱然經歷百千大劫，也無了期。再看看諸佛菩薩，朗然獨醒，大丈夫應當如是。」

五祖說：「自性若迷，雖有大福報也不能救生死輪迴無盡的大苦。」這句話我們要切記！五祖說：「你們各自回去，看看自己的智慧，看取自家本心般若之性。」「智」，照有，明瞭萬象；「慧」，觀空，洞徹理體；「般若」是圓滿永恆真智大覺，這裡指親證諸法實相的般若智慧。五祖又說：「每一個人各作一首偈，呈上來給我看看，如果能悟得大意，我就將衣法傳給你，做為禪宗第六代

祖師。火急快去作偈，不得延遲逗留，一落到分別思量就錯了，就不中用。」這裡所說的衣法，「衣」，指佛陀的袈裟，代代相傳，表示師承的憑證；「法」，唯說一心，唯傳一法，就是不可說之法，也就是本來無一物的清淨心。一切眾生的真心本體本來是佛，不假修成，也沒有漸次，無無明，也無無明盡。入此宗門，切須在意。如此見得，就叫做「法」。傳法是印證宗門的佛心、宗旨。

五祖說：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」禪宗的特色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見性就是徹底見到自心的覺性，生佛平等、萬法一如、無所不覺的真如本性。見性必須是言下就見，見性就是大徹大悟。悟了以後，無求無得，大用無方，超凡超聖，以凡聖不二，得失同一耳。五祖又舉比喻說：「這樣的人，就是正當揮刀上陣作戰的緊急關頭，也能言下立刻見得。」這是比喻根性大利的人。下面一段是神秀禪師書偈，也就是神秀應試的經過。